



HELL

为什么说“Shit”等平权期刊的创建是东方的“文艺复兴”？ —小知识分子的思辨与局限

牛大羊

投稿邮箱: Hell.Press@outlook.com | 网址: <https://HellPress.org/> | HID: HELL-2026-03-020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以“Shit”类期刊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网络平权实践，并将其置于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框架中。论文认为，这场由“小知识分子”（具备批判意识但处于体制与资源边缘的青年知识群体）主导的线上话语运动，构成了一场具有“类文艺复兴”精神气质但规模与条件受限的“微缩复兴”。其“复兴”性体现于三大维度：对“人”的再发现（聚焦边缘群体的具体经验，推动一种议题化的人文主义）；理性的公开运用（挪用并转译批判理论，对社会结构进行祛魅式分析）；以及“俗语”革新（创造杂糅理论、叙事与网络语言的文体，争夺话语权以构建去中心化的“思想广场”）。然而，其实践深陷结构性困境，揭示了其“小”的根本局限：知识生产因平台依赖而碎片化与圈层化；行动者因资源与权力的双重匮乏而易于陷入“象征性抵抗”；讨论常因情感驱动压倒理性而滑向舆论极化。通过与文艺复兴的比较，论文进一步指出，这场东方实践缺乏历史上的市民阶级经济基础、文化保护人制度及可接续的古典文明资源，其发生场域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叠加的“高度压缩的现代性”，因而呈现出高度议题化、自发草根性，且深嵌全球本土化与平台资本逻辑的独特质性。结论指出，这是一场在夹缝中生长的、未完成的思想实验。其核心价值不在于实现彻底的变革，而在于持续提出社会问题、孕育批判性新主体，并保存解放话语的实践活力。其未来可能取决于能否在突破内在局限的同时，实现线上批判与更广阔社会力量的外在联结。

Editor's "Key Points"

- **Question:** “Shit”等平权期刊为何能够被视作东方语境中一种“类文艺复兴”的思想实践？
- **Finding:** 其“复兴”性体现在人的再发现、理性的公开运用与“俗语”革新；其“小”的局限则体现在碎片化、圈层化、资源匮乏与情感极化。
- **Meaning:** 这是一场在夹缝中生长、尚未完成的思想实验，其价值在于持续发问、锻造主体并保存批判性话语。

Editorial Review

编辑部初审意见：本文采用“文艺复兴”这一历史隐喻来理解当代中国互联网中的平权期刊实践，既有理论野心，也保留了必要的自我警惕。作者没有把线上批判浪漫化为宏大历史转折，而是坚持从媒介逻辑、资源分布与情感政治的角度反复拆解其限度。文章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既为“小知识分子”辩护，又不放过“小知识分子”的局限，最终把这场看似热闹的网络实践写成了一种既有启蒙冲动、又不断面临失速风险的“未完成复兴”。

1 引言：问题的提出——当“文艺复兴”成为一种隐喻

1.1 研究背景

欧洲文艺复兴被普遍视作一场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核心特征在于：以人文主义对抗神本主义，重新发现人的价值与现世意义；以批判精神审视传统权威，推动科学与艺术的革新；并通过印刷术的普及与市民文化的兴起，体现出一定的平民性，使思想突破精英垄断，向社会阶层渗透。这场运动不仅是文艺的复兴，更奠定了现代性的思想基石。在东方语境，尤其是经历快速社会变迁的当代中国，一种具有相似精神特质、但形态与规模迥异的“微观思想运动”正在发生。在关于发展、民族复兴等宏大叙事之外，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催生了大量由民间知识社群自发组织的话语实践。其中，以“Shit”等为代表的、聚焦于性别、阶层、文化批判等议题的线上期刊或言论平台尤为典型。它们并非官方的、体系化的思想工程，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弥漫性的知识生产与公共讨论。这些实践由一群可被称之为“小知识分子”的群体主导——他们通常身处学院边缘或专业领域，拥有批判意识与表达欲，却缺乏制度性的文化权力与资源。他们的集结与言说，构成了观察当下社会思想变动的独特透镜。

本研究的起点正在于此：将“Shit”等平权期刊的兴起，置于一个跨越历史的比较框架中，探究其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视为一场发生于东方的、由“小知识分子”推动的、具有“文艺复兴”性质的有限思想启蒙。这不仅是历史概念的挪用，更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当前民间思想运动的潜能及其内在的、结构性的边界。

1.2 研究对象界定

为确保论述的清晰与准确，需对本研究的两个核心对象进行明确界定：

“Shit”类平权期刊：此指代一类在当代中国互联网语境中涌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非官方、自主经营的线上言论平台。其核心特征包括：

- 议题导向：以性别平等、阶层批判、文化多样性、身份政治等社会正义议题为核心关切，致力于挑战主流叙事或填补公共讨论的空白。
- 组织形态：多由松散的知识社群或个人运营，依托微信公众号、独立网站、社交媒体账号等数字媒介进行内容生产与传播，具备灵活、低门槛和去中心化的特点。
- 话语风格：常采用介于学术论述与大众传媒之间的“新杂文体”，融合理论术语、个人叙事、数据呈现与情绪表达，旨在实现批判思想的有效传播与情感动员。本研究中的指涉：“Shit”在此作为一个象征性符码，泛指具有上述特征的民间批判性媒体实践，其具体名称可能因平台监管与生存状态而流动变化，但其所代表的自发性、议题化与批判性的言论生产模式是研究的焦点。

“小知识分子”群体：这是指驱动上述期刊实践的核心行动者群体，其构成与特征如下：

- 身份与位置：他们通常拥有高等教育背景（本科生、研究生、青年学者、自由职业的知识从业者），但处于学术体制、文化工业或科层体系的边缘或非核心位置，缺乏稳定的制度性权威与资源支持。
- 意识与能力：具备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批判反思意识，能够运用人文社科知识工具对现实进行解读，并拥有熟练的数字媒体运用能力进行表达与联结。
- 处境与局限：他们是典型的“数字原住民”与“焦虑的承载者”，既受益于互联网带来的表达空间与社群联结，又深刻感受到社会流动放缓、职业前景不确定以及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的撕裂感。其批判实践因此兼具敏锐性与某种程度的脆弱性、碎片化。
- 历史参照：区别于传统意义上拥有稳固社会地位或肩负“士大夫”使命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更接近葛兰西所定义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初级形态，或中国近代史上“新青年”传统在数字时代的变体，致力于在具体议题中连接理论与实践。

综上，本研究关注的正是在数字媒介生态与特定社会转型情境的交汇处，由“小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运营“Shit”类平权期刊所展开的一场独具特色的思想表述与社会介入实践。对这一者互动关系的剖析，是理解当代东方某种“微型文艺复兴”机制的关键。

界定“Shit”等平权期刊（通常为线上、非官方、关注性别、阶层、文化等议题的言论平台）与“小知识分子”（非体制核心、具一定知识素养、关注公共议题但资源有限的青年知识群体）。

1.3 核心论点

本研究的核心论点是：以“Shit”类期刊为代表的实践，是当代中国“小知识分子”群体利用数字媒介展开的一场兼具思想解放与社会介入性质的话语运动。其实质，是试图在高度复杂的现代性语境中完成双重使命：对传统与现代的各类“魅影”进行祛魅，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作为批判主体的自我。首先，其实践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艺复兴形成了深刻的跨时空对话。这并非表面上的模仿，而是基因层面的呼应：

- 人的再觉醒：如同文艺复兴将目光从神性转向人性，该类实践聚焦于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尤其是发声权利被剥夺等群体具体经验与权利，重申“此世”与“具身”的价值，可视为一种当代的、议题化的人文主义。
- 理性的公开运用：期刊平台构成了一个新兴的、去中心化的“数字广场”，小知识分子在此运用知识（哪怕是碎片化的）对社会规范、权力结构进行审视与辩驳，延续了文艺复兴“敢于认知”的批判勇气。
- “俗语”革新：它们摒弃刻板的官方或学术话语，创造并普及一种融合理论、叙事与网络流行元素的批判性“新俗语”，以此争夺解释权，这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用方言白话挑战拉丁文的垄断地位。

然而，这场“微型复兴”的力量与影响，从根本上受制于多重交错的结构因素，使其呈现出显著的“有限性”：

- 政治与话语空间的规制：实践在现有的言论管理与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其议题选择和表达方式始终面临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常陷入“打擦边球”或自我审查的困境。
- 市场与平台资本的收编：依赖商业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其传播逻辑、流量压力与算法推荐，可能将批判性内容转化为“情绪消费品”，削弱其严肃的公共性，甚至被资本力量吸纳。
- 知识生产的内在困境：行动者“小知识分子”的身份，意味着其知识储备往往碎片化，理论旅行可能产生误读，且缺乏进行长期、系统化研究所需的制度性支持与时间保障，易导致批判流于姿态或陷入内部分裂。
- 社会联结的脆弱性：实践多在线上话语层面展开，与线下现实的社会运动、工农群体缺乏有机、稳固的联结，使其社会改造的效能受限，易成为圈层内部的“共鸣”。

因此，本研究认为，这一现象是一场在夹缝中生长的、未完成的、具有鲜明数字时代与中国情境特色的“小文艺复兴”。它既彰显了民间智识的活力与对解放的渴望，也暴露出其在结构性制约下的根本矛盾与脆弱状态。对其进行剖析，不仅是为了理解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为了审视在当代条件下，批判性思想与实践可能性的边界与出路。

2 “复兴”的维度：作为思想启蒙的微观实践

2.1 “理性的运用”与批判精神：

1 理性的运用”与批判精神：知识武器的锻造与公开言说的勇气

“Shit”等期刊的实践，是“小知识分子”在数字时代尝试运用并公开践行“理性”的集中体现。这种“理性的运用”并非纯粹思辨哲学，而是一种以知识为武器、以公共言说为形式的社会分析与观念批判，其内核与文艺复兴时期“敢于认知”（*Sapere aude*）的精神一脉相承，但实践场景与工具已截然不同。

2. 知识工具的“工具箱化”与批判实践：

理论武器的挪用与转化：小知识分子们将学院内的批判理论（如、后殖民理论、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进行“转译”和“拆卸”，使其脱离艰深的学术话语，转化为可用于分析日常权利关系、职场压迫、消费文化等具体现象的“批判工具”。例如，用“异化”分析职场倦怠，用“结构性暴力”阐释社会不公。

经验材料的理性化处理：他们注重收集、呈现个体叙事与经验材料（如征集故事、进行访谈），并通过社会学的“问题化”思维，将其从私人困扰提升为公共议题，揭示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成因。这使得情感共鸣得以与理性分析结合，避免了纯粹的情绪宣泄。

3. 对传统观念与社会不公的“祛魅”式批判：

解构“理所当然”：期刊内容常对“传统”或“自然”的观念进行历史化和语境化分析，揭示其社会建构性及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从而动摇其“天然正确”的地位。

挑战不公的结构：批判不仅指向具体的歧视行为，更致力于剖析支撑这些行为的隐性制度、文化规范与系统性偏见。对“资本逻辑”而非单个“黑心老板”的分析，体现了从道德谴责向结构性质疑的深化。

4. “敢于认知”的勇气及其表现：

对认知风险的承担：在公共舆论场域，挑战主流观念和利益结构本身伴随着风险（如网络暴力、污名化、潜在的职业或人际关系压力）。公开进行此类批判，本身即是一种“认知的勇气”。

对认知权威的挑战：这种实践挑战了由传统媒体、学术体制或官方话语垄断的“解释权”。小知识分子们通过自己的知识生产，宣称“我们也有能力定义与分析自身的现实”，这是一种认知民主化的努力。

持续自我反思：部分优秀的实践包含对自身立场、话语边界及运动局限性的反思，这体现了理性精神中可贵的自反性，避免批判固化为新的教条。

局限与悖论：

这种“理性的运用”亦有其内在张力与局限：

知识的碎片化与工具性浅用：对复杂理论快速“取用”可能导致理解碎片化与脱离原初语境，使其沦为“标签”，削弱批判的深度与历史厚度。

理性与情感的失衡：在争取传播与共鸣的过程中，严谨的论证有时让位于更具煽动性的情绪话语，可能削弱其理性说服力，甚至引发舆论极化。

言说与实践的脱节：批判多停留于“话语的揭露”与“意识的提升”，如何将这种理性认知转化为有效的、可持续的集体行动与社会改变，仍是巨大挑战。理性若仅存于言说，其改造世界的力量则始终是未完成的。

与文艺复兴的对话：

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用重新发现的古典理性与观察精神，挑战了经院哲学的权威。今天的“小知识分子”则挪用并改造各种现代批判理论，挑战着现存的权力结构与文化霸权。二者共享一种运用理性审视既有秩序、并公开表达异议的启蒙冲动。然而，与前者拥有逐渐兴起的市民社会与贵族庇护不同，后者的理性言说发生在算法操控的舆论场和高度规训的社会空间中，其“勇气”因而更具悲壮色彩，其“理性”的处境也更为复杂与脆弱。

2.2 “俗语”的胜利与话语平权：重构批判的语言与可参与的广场

“Shit”等期刊的实践，在话语策略上展现出一种自觉的“俗语化”转向。这绝非简单的文风选择，而是一场旨在打破话语垄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积极战术。其核心在于放弃传统批判话语的精英化、学院化壁垒，转而采用一套直接、鲜活、甚至有意粗粝的“新俗语”系统，试图在数字空间中构建一个去中心化、可供更多人进入的“思想广场”。

1 批判话语的“俗语”革新：

对抗精英话语的壁垒：传统学术与严肃媒体的批判语言，因其高度术语化与格式规范，客观上构筑了认知门槛。期刊实践者们有意识地“翻译”或“抛弃”这类语言，转而使用网络流行语、梗文化、情绪化表达、个人叙事体乃至冒犯性语言，使得关于结构压迫、性别政治的复杂讨论，得以进入日常交流语境。例如，用“爹味”指代权威说教，用“有毒”形容畸形关系，用“打拳”的污名反讽性别批判的污名化。

构建身份认同与共同体：这种特有的语言风格成为一种“行话”和“密码”，快速识别“同道”，形成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它既是一种防御性壁垒（抵御不友好的外部审视），也是一种进攻性武器（以更具传播力的方式解构权威话语）。

“新俗语”的双重性：它既是鲜活的、有创造力的，能精准捕捉时代情绪；也可能是不稳定的、易被消费的，其意义在快速迭代的网络文化中流变、耗散。

2. 争夺话语权与实现话语平权：

解释权的下放：通过“俗语”策略，解释社会现象的权力不再被专家、学者或官方媒体垄断。任何掌握这套话语的个体，都可以参与到对自身处境的命名、分析与批判中，实现了话语生产的某种“民主化”。

建构替代性叙事：在主流叙事之外，这些平台用自身的“俗语”持续生产着关于性别、阶层、家庭的替代性故事。这些故事累积起来，形成了一股对抗传统叙事的反公众舆论，挑战了既有的意义体系。

3. 构建去中心化的“思想广场”的尝试与悖论：

广场的愿景：理想状态下，这种低门槛、高共鸣的话语方式，旨在创建一个类似文艺复兴时期沙龙与咖啡馆的数字替代物——一个可以自由辩论、聚集多元声音的“思想广场”。

现实的悖论：

算法加持的“回音壁”：平台算法倾向于推荐同质化内容，本应开放的“广场”极易退化为内部高度认同、外部壁垒森严的“回音壁”或“信息茧房”，削弱了与不同观点理性交锋的可能性。

情绪化对理性的侵蚀：为追求传播效果，“俗语”批判常诉诸强烈的情绪（愤怒、讽刺、悲伤），这虽能快速动员，但也可能挤压理性讨论的空间，导致辩论沦为立场站队与情绪对抗。

新的话语权力与中心：在这种“广场”内部，也可能形成基于话语熟练度、粉丝数量的新意见领袖和话语权力等级，从而在解构旧中心的同时，不自觉地生成新的、流动的“中心”。

与文艺复兴的深度对话：

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变，与用意大利俗语写作（如但丁《神曲》）密不可分，它打破了拉丁文对知识的垄断。今天的“网络新俗语”运动，其战略地位与之相似：它挑战的是由学术体制、官方媒体和传统精英共同维护的“标准话语”权威。然而，根本差异在于，文艺复兴的俗语化最终推动了民族语言与文学的经典化，而数字时代的“俗语”则深陷商业流量逻辑和碎片化传播的漩涡，其“胜利”可能是短暂、分散且易被体制或资本收编的。

因此，这场“俗语的胜利”是一场战术性的、充满矛盾的胜利。它确实在局部实现了话语平权，释放了被压抑的表达，并构建了临时的批判共同体。但它所试图构建的“思想广场”，其公共性、开放性与持久性，始终受到数字平台资本逻辑、社会监管压力以及自身话语特质的内在限制。这场胜利，既是批判力量的一次精彩进击，也昭示了在数字时代重建真正理性公共领域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3 “小”的局限：结构性困境与思辨的边界

3.1 知识生产的碎片化与圈层化：平台逻辑下的思想困境

以“Shit”类期刊为代表的批判实践，其知识生产与传播严重依赖商业化的自媒体平台。这一媒介依赖关系，从根本上塑造了其知识形态，导致了两大相互关联的核心困境：深度上的碎片化与结构上的圈层化，使其难以构建连贯、系统且具公共影响力的思想体系。

1. 碎片化：平台逻辑对知识深度的消解

生产机制的驱动：平台算法优先推广具有高互动性（点赞、评论、转发）的内容，这无形中激励了生产者追逐热点、制造爆款、使用情绪化标题和结论鲜明的短评。复杂、渐进、充满不确定性的系统性思考，在注意力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知识形态的变迁：批判性内容被迫适应“帖子”、“短视频”、“短评”等碎片化格式。深度的理论梳理和历史脉络考察被简化为“金句”、“梗图”或“十大要点”。知识被切割为易于消费和传播的“观点快消品”，丧失了论证所需的上下文与思辨过程。

议题的漂浮与失焦：公共议程被平台热点设置能力深刻影响。议题往往随着社会事件或网络情绪快速切换，从性别暴力跳转到消费主义，再跳转到教育焦虑，难以就某一核心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的追踪与辩论，导致批判像“浮油”一样散布于表面，无法沉淀为扎实的思想积累。

2. 圈层化：“信息茧房”与批判共同体的内卷

算法的区隔效应：平台算法通过个性化推荐，精准地将内容送达“可能感兴趣”的用户，客观上构筑了坚固的“信息茧房”或“同温层”。支持者不断接收并强化相似观点，反对者或无关者则被有效隔离在外。

话语的内循环与净化：在稳定的圈层内部，逐渐形成一套高度自洽、甚至不断自我纯化的内部话语和评价标准。不同意见被视为“异质”而被排斥，讨论容易演变为内部的身份确认和情感共鸣，而非开放性的思想交锋。批判的锋芒主要对外，却缺乏内部必要的异质性和自我反思张力。

公共性的萎缩：真正的思想突破和公共讨论，需要不同背景、立场的人在一个共享的“广场”中碰撞。圈层化使得批判实践退化为众多孤立的“共鸣室”，尽管每个室内声音响亮，却难以形成跨圈层的公共对话，也无法将其思想有效注入更广阔的社会意识中。

3. 系统性思想体系构建的失败

碎片化使知识失去深度和连贯性，圈层化使其失去公共性和碰撞活力。二者的结合，导致了一个根本性局限：

批判的“游击战”状态：知识生产呈现为针对具体议题的、灵活的“游击战”式出击，虽能频频制造热点和瞬间的能见度，却无法转变为拥有稳固阵地（系统理论）、长期战略（变革路径）和广泛同盟（社会联合）的“阵地战”或“运动战”。

无法提供替代性整体图景：它们擅长解构与批判，却因碎片与圈层，极难整合出一套相对完整、自洽且具吸引力的替代性世界观或社会构想。其思想资源是分散的“工具包”，而非一座可被广泛辨认和进入的“大厦”。

总结而言，平台既是这类实践得以诞生的土壤和扩音器，也是其思想走向深刻与广阔的无形牢笼。碎片化与圈层化

并非运营者的主观失误，而是内嵌于平台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结构性陷阱。这导致了“小知识分子”的批判思想往往在产生广泛社会共鸣之前，就已先被媒介环境消耗、窄化和隔离，从而构成了其试图扮演“当代文艺复兴”角色时最基础也最顽固的障碍之一。他们的思想声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在算法波浪中起伏的、响亮却可能离散的“群岛”，而非坚实连贯的“大陆”。

3.2 资源与权力的双重匮乏：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与象征性抵抗的宿命

“小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批判实践，其根本脆弱性源于行动主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双重匮乏。这种结构性匮乏，决定了其实践往往难以摆脱“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并极易被消解为一种象征性抵抗，难以转化为持续、有效的社会变革力量。

1. 资源匮乏：不稳定的物质与知识再生产基础

经济支持的缺失：绝大多数此类实践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它们无法像官方机构或商业媒体那样获得财政拨款或稳定广告收入，主要依赖微薄的赞赏、订阅或志愿者劳动，处于经济上的高度不稳定状态。核心成员往往需要全职工作以谋生，批判实践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导致其持续性、专注度和专业性受限。

制度性庇护的缺席：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学者常获得教会、贵族或富裕市民的庇护不同，当代中国的“小知识分子”通常缺乏与体制内学术、文化机构的有机联系，或主动与之保持距离。这使他们既无法获得体制提供的资源（如研究经费、职位、权威平台），也缺乏对抗外部压力时的缓冲与保护，处于“赤裸裸”的市场与社会风险中。

时间与精力的绝对稀缺：在“996”工作文化与普遍的生活压力下，维持高质量的批判性内容生产需要投入巨大而持续的时间与智力，这与个体的生存需求直接冲突。这种状态导致知识生产常陷入间歇性爆发与长期疲惫的循环，难以进行需要长期积累的系统性工作。

2. 权力匮乏：被边缘化的话语与无效的制度参与

话语权力的边缘性：尽管通过“俗语”策略争夺了一定话语空间，但其影响力主要局限于特定的网络圈层。在塑造主流舆论、设定政策议程、影响传统权威媒体方面，他们掌握的符号权力与体制性话语权相比，依然微弱且不稳定。

制度性转化通道的阻塞：他们的批判性意见与研究成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的渠道转化为政策建议、法律修订或教育内容。其社会影响大多停留在“线上讨论”和“意识启蒙”层面，难以触达并改变实体性的权力结构与决策过程。

社会组织能力的欠缺：由于资源有限和合法性约束，他们很难将线上的话语共同体转化为线下有组织、可持续的社会运动或公益组织。行动往往表现为松散的言论呼应，缺乏集体行动所需的协调能力、物质基础和战略规划。

3. 双重匮乏的后果：从抵抗到收编的脆弱性

“象征性抵抗”的宿命：在上述条件下，其批判实践尽管在话语层面充满锐气，但在社会结构的实质性改造上往往力不从心，容易沦为一种表达姿态、情感宣泄和身份表演，即“象征性抵抗”。它证明了抵抗意志的存在，却未必能导向预想的变革结果。

被消解与收编的多种路径：

自我耗尽：因经济压力、职业发展或个人精力不济，核心成员退出，项目无疾而终。

流量收编：为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关注度，不自觉地向平台流量逻辑妥协，批判性被娱乐化、鸡汤化或极端化，初衷被异化。

商业收编：少数成功者被资本识别，其叛逆符号被转化为可贩卖的“亚文化”商品，或团队本身被商业机构吸纳，批判立场被柔化。

规训性沉默：在不可言说的压力下，进行自我审查或主动转向更安全的议题，锋芒渐失。

与文艺复兴的历史反差：

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往往有明确的庇护人提供经济保障和创作空间，其作品也与正在崛起的市民阶级和民族国家的需求相契合，从而获得了转化为社会权力的历史机遇。反观当下的“小知识分子”，其批判实践既缺乏稳固的物质基础，其诉求也与当前主导性的政治经济议程存在相当距离。因此，他们的“复兴”努力，更像是在历史夹缝中点燃的星星之火，虽能照亮一隅、引发共鸣，却因缺乏持续的燃料（资源）和蔓延的地形（权力结构），而随时可能熄灭，或仅能维持一种局部的、有限的燃烧状态。这种根本性的脆弱，定义了其理想与行动之间的永恒落差。

3.3 情感驱动与理性失衡：共鸣的陷阱与公共理性的消蚀

“Shit”等期刊的批判实践，在策略上有意识地诉诸情感以寻求共鸣与动员，这本是话语斗争的有效手段。然而，在特定的媒介生态与群体心理下，情感动员极易超越工具性范畴，反客为主地主导讨论，导致理性与情感的严重失衡。这不仅削弱了批判的思想深度，更可能使对话空间走向极化，背离了通过理性沟通寻求理解与解放的初衷。

1. 情感驱动的结构性动因：

平台的激励机制：在注意力经济中，愤怒、悲伤、共鸣等强烈情绪是触发算法推荐、实现病毒式传播的最有效“燃料”。内容生产者面临“理性分析无人问，情绪爆款天下知”的现实压力。

共同体的情感黏合：在缺乏制度性纽带和现实社交支撑的网络社群中，共享的道德愤怒或受害情绪成为了最快速、最坚固的群体认同和凝聚力来源。情感共鸣取代了地缘或业缘，成为“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核心标志。

个体的宣泄需求：对许多参与者（包括生产者和受众）而言，此类平台是倾诉压抑、寻找认同、对抗无力感的出口。情感表达本身即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补偿和自我疗愈，其价值有时超越了问题解决。

2. 情感主导的具体表现与对理性的侵蚀：

论证让位于立场宣示：讨论的重点从“我们如何通过逻辑和证据分析这个问题”滑向“我们必须鲜明地站在哪一边”。立场正确的重要性压过了论证严密的重要性，异议常被直接解读为道德背叛。

“共同受害”叙事对复杂性的简化：为了最大化情感共鸣，叙事倾向于塑造清晰、无辜的受害者与邪恶的加害者形象。这种二元对立的“共同受害”叙事，虽然有力，但往往简化了社会问题的历史脉络与结构复杂性，忽视灰色地带和系统性的互动，将批判引向对“坏人”的道德谴责，而非对“坏结构”的冷静剖析。

3. 后果：从公共对话走向舆论极化

理性的公共领域萎缩：健康的公共讨论需要基于事实和逻辑的理性交换。当情感宣泄和立场站队成为主导，说理的空间就被压缩。讨论不再是寻求共识或深化理解的过程，而演变为巩固己方立场、攻击对方阵营的“表演性战争”。

内部纯洁性与对外敌对性的强化：强烈的情感纽带要求群体内部保持高度一致，任何内部的温和或反思声音都可能被视为不忠，导致批判性思维在群体内部也被抑制。同时，对外部的“他者”则容易产生敌意与妖魔化想象，加剧社会撕裂。

动员的脆弱性与议题的耗散：情感驱动的动员虽然爆发力强，但往往持续性弱。当情绪高潮褪去，关注点可能迅速转移，难以沉淀为持久的、有组织的行动力量。议题在强烈的情绪释放后，可能因缺乏理性的后续方案而陷入停滞。

4. 与文艺复兴理性精神的悖反：

文艺复兴高扬理性精神，旨在用人的理性观察和理解世界。而当前实践中的“情感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度技术理性、冰冷现实的一种反抗和补充，有其正当性。但若情感完全压倒理性，则与文艺复兴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更像是一场“感性的狂欢”而非“理性的复兴”。它可能催生新的教条（情感正确）和新的不宽容，而非培育康德所言的“敢于认知”的勇气和公开运用理性的能力。

结论：

因此，情感驱动是一把双刃剑。它赋予了批判实践以生命力和动员力，使其不沦为枯燥的说教。然而，当情感失去理性的制衡，批判实践便面临着从一种解放性力量，蜕变为一种新的部落主义与非理性狂欢的内在风险。如何在这“后真相”时代，在必要的情绪共鸣与不可或缺的理性审慎之间找到平衡，是这场“微型文艺复兴”能否超越自身局限、走向成熟的关键挑战之一。

4 比较视野：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异同及东方特质

将“Shit”类期刊所代表的当代实践与欧洲文艺复兴进行历史比较，并非寻求简单的类比，而是通过跨时空的对话，在相似的精神气质下，更清晰地透视其发生的历史条件、根本局限与独特属性。这种比较旨在揭示，为何这是一场“微型”的、未完成的、且深具数字时代与东方语境特色的“文艺复兴”。

4.1 相似性：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尽管时空迥异，两者在核心精神与关键媒介上存在深刻共鸣：

- 对旧有权威的质疑姿态：文艺复兴挑战的是教会神权和经院哲学的绝对权威；当代实践则旨在解构威权文化、资本逻辑等现存的文化霸权与单一主流叙事。二者共享一种“祛魅”的批判冲动。
- 对“人”的重新发现与聚焦：文艺复兴将目光从天国拉回人间，歌颂人的理性、欲望与美；当代实践则聚焦于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具体的人的生命经验、身体自主与情感权利，可视为一种“具体化”与“边缘化”的人文主义拓展。
- 对新媒介的革命性运用：印刷术的普及打破了教会和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使新思想得以廉价、快速地传播；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同样瓦解了传统媒体和学术机构的传播壁垒，赋予边缘声音以技术可能性，成为思想扩散和社群聚合的基础设施。

4.2 根本差异：历史条件与结构性支撑的缺失

表面的精神相似之下，是决定性的历史与社会结构差异：

- 经济与社会基础薄弱：文艺复兴根植于意大利繁荣的城市商品经济与强大的市民阶级，其文化创造有坚实的物质需求与阶级力量支撑。而当代实践的“小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统一的社会阶级作为后盾，处于高度原子化的状态。
- 保护人制度的缺席：文艺复兴艺术家和思想家常得到教皇、贵族或富商（如美第奇家族）的稳定庇护与资助。当代实践则基本缺乏这种制度性的、非功利性的文化保护，游走于商业平台、自我谋生与可能的监管压力之间，生存状态极不稳定。
- 文化资源的异质性：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资源的“直接接续”与“再阐释”，有一个完整的、高位的文明体系作为参照和武器。而当代实践的思想资源是“横向移植”与“混合生成”的——其依赖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等，主要来自对西方现代批判理论的转译与本土化嫁接，缺乏一个内生的、被普遍认可的古典文明核心作为价值基石。
- 历史时空的压缩与叠加：文艺复兴处于中世纪向近代的线性过渡中。而当代中国实践则身处“高度压缩的现代性”语境：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如传统宗法观念、工业社会异化、数字时代身份碎片化）同时并存、激烈叠加，使得批判任务异常复杂，难以形成统一的焦点和历史方向感。

4.3 东方“小文艺复兴”的独特性质

在上述差异中，孕育出其独有特质：

- 议题的精准性与弥散性：相比文艺复兴相对整体的文化复兴，其实践表现出“议题驱动”的高度精准性，但同时也因热点快速切换而显得弥散。它更像一系列针对具体压迫的“外科手术式”批判，而非全面的文明重建。
- 彻底的自发性与草根性：它几乎完全源自民间知识青年的自发结合，是“自下而上”的，缺乏任何官方或精英阶层的顶层设计或系统支持，因而也更具灵活性和实验性，同时也更脆弱。
- 深嵌于双重逻辑的挣扎：
 - 全球本土化的拉扯：其理论工具是全球的（西方批判理论），而关切对象和言说语境是本地的。这种“理论的旅行”既带来了新视角，也伴随着水土不服与误读的风险。
 - 网络资本逻辑的裹挟：其诞生与生存完全依附于商业互联网平台。因此，其批判性从始至终都与流量逻辑、数据监控、资本收编的可能性进行着痛苦的纠缠与搏斗。它的形式（碎片化、情绪化）和传播，已被平台资本逻辑深刻塑造。

结论：

通过比较可见，这场东方的“小文艺复兴”并非历史在低维度的重演，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威权政治与数字技术交汇的独特时空中，迸发出的具有相似人文精神但形态迥异的思想火花。它继承了“质疑”与“关注人”的火种，却不得不在没有稳固历史地基（强大的独立市民阶级）、缺乏稳定保护（庇护人制度）、且面对更复杂敌手（压缩的现代性问题与平台资本）的夹缝中艰难求存。它的“小”，既体现在规模和深度上，更体现在其结构性支撑的薄弱上。然而，正是这种在重压下生长的姿态，定义了其作为这个时代精神抗争一份子的独特意义与悲剧性色彩。

5 结论：未完成的“复兴”及其可能

五、结论：未完成的“复兴”及其可能

通过对“Shit”类期刊及其背后“小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并将其置于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对照视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并非一场历史巨变的简单重现，而是一幅在独特时空褶皱中展开的、充满张力的思想图景。

5.1 总结：在希望与局限之间的“微缩复兴”

“Shit”等期刊的实践，是当代中国部分“小知识分子”在历史夹缝、技术赋能与结构约束的复杂合力中，自发推动的一场具有“类文艺复兴”精神气质，但规模、深度与历史条件均不可同日而语的“微缩版”思想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在宏大叙事之外，一种基于个体经验、强调平等正义的批判性意识正在普遍觉醒，并以网络化的方式集结、发声，试图夺回对自身生活与社会的解释权。其实践中体现出的“人的再聚焦”、“理性祛魅”与“话语革新”，与五百年前的精神遥相呼应。

然而，其“小”的特质——知识生产的碎片化、资源与权力的双重匮乏、情感与理性的失衡，以及深陷平台资本与规训空间的困境——深刻揭示了其内在的结构性脆弱。与拥有新兴阶级基础和古典文明资源的欧洲文艺复兴不同，这场当代实践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与系统的文化后援。它更像是在高度板结的现实中，凭借个体智识与数字工具凿出的一道道“裂隙之光”，虽能照亮局部、刺痛盲区，却难以汇聚成重塑大地的普照之光。因此，其道路必然是曲折、迂回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其“复兴”更多是一种未竟的姿态和持续的追问，而非一个可完成的结果。

5.2 意义与展望：作为“思想实验”与“主体锻炉”的未来

尽管面临根本性局限，这一实践的意义不容低估。其真正价值，或许并不在于（甚至不可能在于）完成某种一劳永逸的、彻底的思想与社会变革，而在于以下三个层面持续的、生成性的贡献：

- 作为“社会症状”的诊察者与提问者：它们像敏锐的传感器，持续地捕捉、放大和诊断那些被主流话语忽视或压抑的社会痛苦与不公。其首要功绩在于“持续地提出问题”，阻止批判意识的沉睡，保持公共讨论的开放性。
- 作为“新主体性”的孕育场：在参与批判性阅读、写作和讨论的过程中，无数个体——尤其是青年和边缘群体——经历着深刻的主体重构。他们从被动的受众或沉默的承受者，转变为具有批判意识的言说者和意义的共创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锻造一种敢于质疑、渴望平等的“新主体”。这是任何社会变革最微观、也最宝贵的人心基础。
- 作为“解放话语”的实践性保存：在一个工具理性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类实践顽强地保持着对平等、正义、尊严与解放等基本价值的言说与追求。它们让这些话语在日常生活和网络空间中保持鲜活，避免其被彻底边缘化或遗忘，为未来的可能性保存了珍贵的语汇与火种。

关于未来的展望，其可能性不在于复刻一个宏大的“复兴”，而在于能否在以下方向实现艰难的突破：

- 内在突破：克服碎片化，向更深厚、系统的知识生产与历史思考深化；平衡情感动员与理性建设，培养内部争论的容忍度与反思力；探索超越平台流量逻辑的可持续组织与生存模式。
- 外在联结：其生命力最终取决于能否突破话语的“内循环”与“小圈子”，找到与更广阔、更基础的社会力量（如劳工、社区、环保、教育等领域的实践）进行对话与联结的路径。这意味着从“线上批判的共同体”向“线下实践的参与者”的某种转化，将话语的能量注入真实的社会肌理。

总之，这场东方的“小文艺复兴”，是一场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的“思想实验”。它可能永远无法抵达其名字所暗示的宏大彼岸，但正是在这种充满限制的实践中所展现的批判勇气、创造活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执着想象，使其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状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注脚。它的未来，系于其能否在认清自身“小”的历史境遇后，依然保持“复兴”的志向与韧性，在夹缝中开辟出连接更广泛现实的道路。

References

1. Burckhardt, J.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2. 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3.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4. Fraser, N.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5. Papacharissi, Z. *Affective Publics*.
6. Dean, J. *Democracy and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